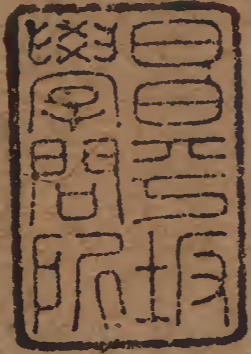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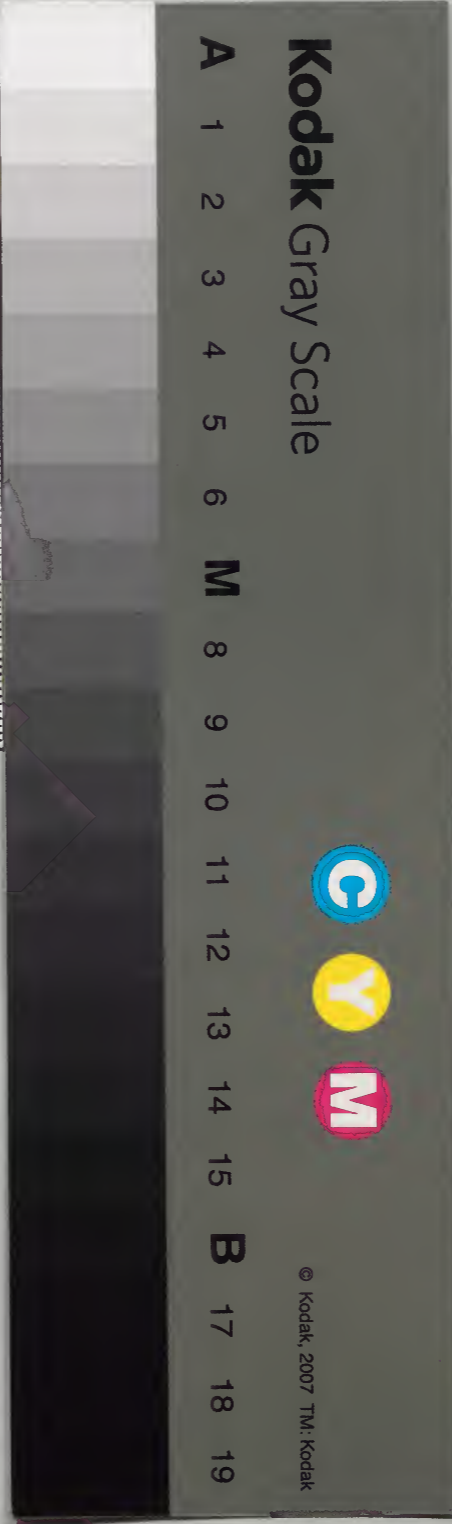
世五十五之六十一



漢書門				
三	一	四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一		漢
九	二		書
函	三		
一	〇		
二	六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86	
冊數	30(18)		
函號	279	4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卷之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漢書文庫

徐學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愛約言曰

傲言侯獨

子為韓處

尤明善法

筆力兼至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

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大父開地相

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

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史記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一

盧大經曰。廣沙欲爲。解報供乃。捐金募死。士以鐵椎。狙擊始皇。自此陳勝。吳廣田儻。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其關繫。豈小哉。

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

故。索隱曰。謂相韓五王。故云五世。良嘗學禮淮陽。正義曰。今陳州也。東見倉

海君。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爲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

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爲倉海郡。今猶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爲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在

高麗南新羅。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

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索隱曰。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濼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

○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後從。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

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聞

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從容。閒暇也。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圯。文類云。沂水上橋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

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踐之。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孚遠曰。子房爲任俠。必使氣自喜。故初念不平欲毆之也。爲

其老。懼恐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

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

後約言曰。滎陽下取履。正履也。妙處。妙處。妙處。

索隱曰。業猶本先也。

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

後約言曰。滎陽下取履。正履也。妙處。妙處。妙處。

刑之可以
觀班馬優
劣

史記 卷五十五

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
夜來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
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
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
鬚眉皆白，狀杖丹黎，履赤鳥。遂去無他言。不復見
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
法，一秩三卷。○子龍

此書不傳，素書偽作也。太公兵法亦非六韜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

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
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
焉。沛公拜良為廐將。刪案：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
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
曰：沛公始天授。素隱曰：殆訓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
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
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

留侯世家

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

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學遠曰。以子房精於兵法。而所下

也。勢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維陽。南出轅轅。良引

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

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

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徐廣曰。峽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

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堅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

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旗幟

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

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

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

卒將離心。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

再戰。秦兵竟敗。學遠曰。秦將欲降而再擊破之者。既

也。功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

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

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

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

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

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

沛公曰。留
壁。嚴我
具食者
五萬

也。張旗幟
諸山。亂其
耳目。而分
其兵也。以
重寶啗秦
將者。餌之
使懈也。懈
則擊而勝
也。
茅瓊曰。樊
噲之言善
矣。子長不
載。此古文
固有主客
也。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四

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晉灼曰：資

籍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

孔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

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

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

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索隱曰：按楚漢春秋鯁生本姓

解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

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

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

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

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

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

伯。漢王亦因令良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

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子龍曰：漢中，峽痛

三秦之要徑也。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

楊循吉日撮數語而鴻門事情蓋矣

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壘山壘谷致之遣良歸韓良因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

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周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

茅坤曰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策天下之勢方知弗鼎而楚則首忌者漢上也故則燒棧道

以堅其不為西顧之心一則故遣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嚮之戰

楊慎曰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此敘事激

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

子四人力
也與此句
去同

撓楚權。食其曰。晉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果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

前箸。為大玉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

曰。昔者湯伐桀

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歿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歿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子龍曰。湯武事本一例。而更端進籌策士之辨也。資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

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

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必復屈撓從楚。又韋昭云。今無疆楚者。若六國立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

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言之所以
感動沛公
者在此

受約言曰
謂不可不
過設難佈
公不能當
武以折
之說耳
不可
善

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皆至。語在項籍事中。字遠曰：此二策，淮陰侯在子房度中，其不全固自取也。

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

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

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

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

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

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

從復道望見諸將。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往往相

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

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

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

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

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

生過失。徐廣曰：多作生平。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

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

者？上曰：雍齒與我故。綱案：漢書音義曰：數嘗窘辱我，未起時有故怨。

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

東海曰：世
竹人下所

史記

卷五十三 留侯世家

九

悲而不死
置漢高祖
萬事之貴
不能必殺
雍齒乃從
而封之是
命故君子知

史記

卷五十五

九

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

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

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

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

陽東有城皋西有穀颺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

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

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正義曰穀

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

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又蘇秦

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

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

穀綱案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

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當

陸深曰性固多病敘事者乃于從入關時

史記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十

房之心矣

後約言曰自古諫君

不有不因其所明者

漢祖愛戚

姬將易太

子蔽亦甚

矣而素知

四老之賢

此則其所

明者故招

致四老因

其明而通

之則悟之

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

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

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

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

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

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冉

甲。先生。河內。輟。人。太伯之後。姓周。名繡。字元道。京師

號曰霸上先生。一曰丹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

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

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

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

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

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

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

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

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

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

與上定天下。臬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

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

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

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

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字遠曰：黥布以高帝厭兵，故決

策而反。若太子戰而敗，則布氣益張。四皓此言非但安太子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

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

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出人意。

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

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

曲郵。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五里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一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

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字遠曰：太子監關中

兵。一以固根本。亦以安太子。鮮不擊黥布之事也。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

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

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

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歿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丹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歿者。乎遠曰。此言切制高帝。高帝亦已心解矣。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管護也。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徐廣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音曲。元反。謂曲終也。戚夫人嗟啼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駟案。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

史記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三

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

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

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是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

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

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

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

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古謀殺故楚內史。

常死贖為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

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

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歿。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

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

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

帥。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

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

玉律曰。據太史公贊。蓋具以黃石為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為神仙。何異哉。眉

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其可以

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許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

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索隱述贊曰留侯倜儻志懷憤慨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托廟上扶危固疲靜亂人稱三傑辭推八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絆陸彼雄略曾非魁岸

六十正里與留侯同姓也漢上蔡水瀨師黃不留其師之資字書前新留侯志其養黃不家其師去第十三年高帝遊觀北果其孀烈山下黃不郊而其師去常取其師去其師去

史記卷之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

陳留○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德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里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

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

史記 卷之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示坤口陳不相學問心陰符中所得其精亦能以效

下曰

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麤屑為紇頭。有

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

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耻之。久之，戶牖富人

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索恐是丈夫爾。張

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

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

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

者車轍。索隱曰：一作軌。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

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

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

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

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

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

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其

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社矣，遂相高祖

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

之也。

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

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

從少年往事魏王

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

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

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

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

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

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志：平遠曰：殷在楚漢中，本無固志，而項王欲誅定殷將吏，亦

其度不宏也。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

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

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

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

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

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

曰：亦曰。愛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

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平遠曰：來

也，必持楚陰事以為資，故曰不可。於是漢王與語而

以過今日，亦欲于一見自托也。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三

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讎。索隱曰：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

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

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

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

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

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

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器亂臣也。

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

也。陛下所問者行也。字遠曰：曲逆侯所以事漢，今有

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

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

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

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

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

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

辰翁曰：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

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躐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輪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乎曰。其後周殷降漢。有愧此三賢。不可以當骨鯁之目也。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

劉辰翁曰。平言高帝。能得廉節之士。語意謂項王諸。出招之不。可獨有間。其且廉節之士。為人所疑。即。亦身而。五。而。兼。語精。

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乎曰。其後周殷降漢。有愧此三賢。不可以當骨鯁之目也。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

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宰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

更以惡草具進楚使。

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煖以草具。如淳云。藁草。麓惡之具也。

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若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

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

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

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

漢書音義曰。躡。

謂躡漢王是。

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

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滅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

身坤門。死。曲蓋陳平。所以疑。高帝之旨。

穢人雲夢
策

史記

卷五十六

六

不知乎遠曰、惟上下皆未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

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

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

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

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

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小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

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

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乎遠曰、觀此言、則淮陰侯

欲取淮陰、不謁而陛下因會之、此特力士之事耳、

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命陳、吾將南游雲夢、上

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

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

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

之、漢書音義曰、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反縛兩手、

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

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

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孟辰翁曰、
隨以行、謂
即日行、使
其不測、

符言曰、
平能、不
魏無知、
忠、負、高

史記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七

帝哉高帝
其可謂
昔本然
以其卒能
以功名終
也有以夫

史記

卷五十六

七

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

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

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踴善故藏隱

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陳平以往說闕氏

闕氏言於單子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

因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子單子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蹕不如及其未到令漢

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媚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

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

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

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

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開者兵數起多亡匿今

見五千戶于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

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

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

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

盧縮反遂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

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

史記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八

劉辰翁曰：為壇以節召噲，非詔語，平所謂謀此易耳。使上自誅之，非平不能，雖不知帝崩而料之不失，謂

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乎遠曰：高帝疑噲不受代，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故使陳平載周勃，隱之也。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

受事

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

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如淳曰

也，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乎遠曰：曲逆違詔以全舞

蓋收其將權，乃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

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

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秦王之還攻項籍，陵乃

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山，陵使至，則東鄉坐，陵

乃伊凌又再審食其皆傳觀常然其皆首尾不全耳

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老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字遠曰。安國侯不肯附漢。而雅善以為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許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

一所以
脫呂類
之統者必
內結審食
其以為入
于左腋之
人故也。

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以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



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

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太尉勃親以兵誅

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

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

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且龍曰平不讓則人

其智也此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

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

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

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又不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

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

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陛下不知其駑下

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

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

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

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

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

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

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

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

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

和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

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

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幸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給露保開行歸漢安質麾下榮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王維詩曰五帝始

三帝始

而何

史記卷之五十六 終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十一

陽物曰敘
戰功處與
曹參世家
突鄴等列
傳同一凡
剛韓文公
曹成王碑
敘戰功處
本此
茅坤曰太
史公叙絳
侯戰功古
今絕調

史記

卷五十七

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

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

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邨

車騎殿。瓚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

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

云擊章邨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魏里

好時最。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小頭音脊。非也。地理志山陽

有東緡縣音曼。○正義曰：括地志云：至栗。正義曰：括

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兗州金鄉縣界。地志云：屬

沛郡。取之。攻齧桑先登。索隱曰：徐氏云：擊秦軍阿下

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也。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

縣名屬山陽。定陶。襲取宛胸。正義曰：宛胸二音。今在

父令。正義曰：善甫二音。宋州縣也。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

之。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張縣。光武改曰壽張。擊李由軍雍丘

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如淳曰：周禮。後章邨破殺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

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楚懷王封沛公。號

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索隱曰：漢書

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有令所見本各別也。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

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頓

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

二

陽緱氏

正義曰緱音勾洛州縣

絕河津

正義曰即古平陰津

擊趙賁軍尸

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尸鄉今偃師也

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

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

索隱曰或封號未必縣名也

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

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

攻槐里好時最

如淳曰於滎率之中功為最擊

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

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擊章

平姚印軍

索隱曰印音五郎反平下將

西定汧

正義曰今隴州汧源縣本漢汧縣地

也還下鄜頻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鄜縣故城在岐州鄜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宜州

土門縣南三里

圍章邯廢丘破西丞

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

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破西縣丞

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

攻上邽正義曰音圭秦州縣也

東守峽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

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歿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

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

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潁陰故城在陳州南潁縣西北鍾離

故城在濠州鍾潁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

之易下索隱曰謂破荼軍於易水之下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

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子龍曰當馳道者大抵

當正軍也。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號絳侯。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正義曰：霍音瑣。

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

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

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破之還降

太原六城。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

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應劭曰：滎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

晉灼音赤座反。○正義曰：按在樓煩縣西北。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

三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因擊胡騎平城下。

王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木及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秦馳道也。在此例之，則馳道非。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

馬邑，斬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

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

門守圜。索隱曰：圜守之。各音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遼。索隱曰：音速。○

正義曰：地理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丞相箕肆將勳。

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勳亦作博字，並誤耳。定

史記 卷五十一 絳侯周勃世家 四

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猗靈丘破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蘇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猗得猗丞相程縱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

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

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

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

御史大夫姓施屠各渾都馬蘭溪水恐是也復擊破綰軍沮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

在媽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

亦名燕長城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

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

其從高祖攻戰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

克獲之數也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

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

鄉坐責諸生說士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索隱曰不以賓王之禮

俗謂風為鈍推音直追反今按推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

推之其少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

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

惺曰木
敦厚
教學
音社稷
此武
市所以識
又謂此
也

乘

史記

卷五十一

五

尉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乘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字遠曰。此與陳平傳所載不同。蓋勃既自以勿如平。又有人說之。解相印也。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

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字遠曰。文帝如此。蓋德高帝時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索隱曰。簿擊類。則亦簡牘也。曰。以公主為證。公王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

茅坤曰。此官領注也。此事方令後世悲功。臣而令無

史記

卷五十一

六

絳侯周勃世家

賜。盡以予薄昭。字遠曰。厚結外家。亦絳侯所以自全也。及繫急。薄昭為

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

服虔云。綸絮也。提者。擲也。謂太后。與乃逢。冒絮。因以提帝。曰。絳侯縮皇帝璽。應劭曰。言

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

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

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

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

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

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

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索隱

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條縣南十二里。漢縣。續

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末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

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

國秉。音柄。索隱曰。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

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

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

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

按上文

已敘亞

夫封為

條侯矣

此捕入

諸侯一

改復說

封亞夫

為侯蓋

以驗其

之言也

以係
法太

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廟紀云：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霸陵即霸上。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

公撰事
古今絕

之事，不問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若今按，鄭眾注，周禮肅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上有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敬，則俯身而憑之。

張邦奇曰
文帝承秦
之弊而能
抑尉士氣
皆此真善

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

將物哉

史記

卷五十一

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

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檄。巡京師。孝文且崩時。

誠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字遠曰。文帝容養諸

侯。而不知景帝不能也。故以為。且有兵事。而以大將為囑。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

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

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

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書。此計亞夫從之。今難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難

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絕其糧

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

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

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

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

等。索隱曰。韓。願當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餒。數欲挑

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

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

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

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

絕其糧道
自是兩事
妙在奔梁
然難為梁
兵且怨

史記

卷五十一

絳侯周勃世家

九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正義曰

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

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

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鑿其地因謂之卅徒鑿處

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岷東南連亘盤紆屈曲有

象龍形故秦鑿絕頂瀾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

毀其形坑之所在卽今龍目二湖悉成田也漢兵

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

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卽丹徒人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

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

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

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

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

凡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贊曰南皮

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

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宗隱曰謂人主各

必一一相法也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

祖顛得侯也顛反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

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

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

士維禮口
不封王信
不封陸叙
見條侯抗
直不回而
景帝發怒
所自也

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

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素

曰功臣表唯徐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項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馘韋昭曰大馘也無

切肉又不置楮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楮應劭曰尚席主

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六尚尚席掌武

帳帷幔也楮音筋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

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羹之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

所乎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意於君有不足

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是當別有辭未

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

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虛器各記異說也

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

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翻案

也索隱曰被其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

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條

侯音烏故反書既聞止上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

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

二卷曰十
白一
為三卷曰
父子河

遇如此不可咎其不遜

王維禎曰

太史公撰

獄吏處多

忘酸清絕

千古由生

請李陵圖

四之後故

史記

卷五十七

三

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正義曰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廷尉責

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

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

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

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

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

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

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

但此辭句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子遠曰條侯傳後着侯王信一語所以明其得罪之繇也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

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

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

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是已而不學索隱

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是而虛已不學曰亞夫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作索隱

節謂爭粟太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毅篤始擊陽東亦闢

尹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歸伏誅滅荼破國事

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余有丁曰

得其死此

景帝之失

大史公以

守節不遜

責之過矣
觀細柳營
及爭太子
爭後事終
有學術不
比乃文之
推魯也

史記

卷五十八

曰... 國... 雖... 太... 一... 平...

史記卷之五十八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楫。又云諸姬者。衆妾卑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原王。徐廣

史記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

雖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楫。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二歲徙代王。

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

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

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

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

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

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

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

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

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

又徙梁。通數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

入朝。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

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

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

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

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

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

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

東。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

言震曰孝
王自辭
吳景帝復
失言千秋
萬歲後傳
于王則
何益也
同也

梁王賊殺
袁盎等大
臣幾至變
進者曰帝
之失也

西南七
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

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

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

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明年漢立太子。其

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

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駟案四十餘城。皆

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

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方三百餘里。正義曰。括地

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

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

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

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

以樂家有睢陽曲。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

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

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

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

臺。又一名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

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

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言趣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招延四方

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

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表之人初見王

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

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

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

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

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在轡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任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

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

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

出入天子殿門。正義曰著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與漢官官無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

字遠曰景帝心奇武帝故廢栗太子而大臣及袁盎

竇太后乃欲立梁王亦蔽而不明矣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

竇太后義格。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亦遂不復言以

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

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

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

字遠曰殺漢謀臣終不能為漸後從自危耳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

梁王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

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名豹也及內史

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

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

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

使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

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

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

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

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

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

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記云良山際清有

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是當處下所以輔身

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孝王惡之

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陽孝

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

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

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

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子龍曰。既以悅太后。又以分梁國也。於是奏之太后。太后

乃說為帝加壹餐。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

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

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

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

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書作讓。按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

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

鬯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鬯樽。無

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鬯樽。平王大母李太后

曰。先王有命。無得以鬯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

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鬯樽

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

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

笮。○索隱曰。措說文云。迫笮也。謂為門扇所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

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

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侯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

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

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

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

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

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

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字遠曰：類汗反事，與梁國事不相及，以欲告長

吏而并中王。漢諸侯王失國多以此。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

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

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

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

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景

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

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

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若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魯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

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也。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

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

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

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

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

到正月朔日，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

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

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

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

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

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後楊慎
殷道
親一
可出尚
口錄

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寶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

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

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子龍曰。以常理論之。太后之亡。自當在帝與孝王之前。何得常與漢家廢也。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鼻。

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

治此劍。

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

以此知而發。

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遣爲之者。

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闕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拜吳楚計醜孫羊質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其賦諫帝問其安中國譚王曰琴酒其于來

史記卷之

九

華亭 徐孺遠

陳子龍

測議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爲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爲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爲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

史記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才坤曰漢
婦經後而
河間獻王
頗好六藝
太史公不
能傳其遺
事可惜

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

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曰獻。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

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

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社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

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門以玉策，

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輒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

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子共王不害立。四年

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

臨江哀王闕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

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

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官。索隱曰，服虔

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墻垣墻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門。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

門坐侵廟墻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

兵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敗，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

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

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

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歿無後。

史記

卷五十五 五宗世家

下謹續曰
臨江罪宜
外值郢都
刻深竟議
死梁孝王
不死以遣

王黎以榮
最長者而
傳居二王
後以其從
人廢後
乃為王耳

經術大臣
詠也。

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正義曰。晚節猶言末年時。嗇貪悛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

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

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

為汝南王。

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

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非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索隱曰。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

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也。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

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

陰痿。正義曰。不一。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

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

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

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

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

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毋得收租賦。

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

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

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字遠曰。膠西王以削地心慍。故

致螫於前後二千石。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

疆。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

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

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

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

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說詐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

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

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

舍。

索隱曰：謂彭祖自爲，如掃除其舍以迎之也。

二千

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

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

迫劫不聽，乃上書，及行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

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

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

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上家得爲之。

○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酤權

也。會音會，謂爲賈人專權買賣，入多於國經租稅。

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字遠

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權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田租。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

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
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索隱曰：按葬蒼好

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嘗夜從走卒行徼。索隱

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耶鄴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

留耶鄴。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妹姦與其客江充
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
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

人。嘗與兄趙王相非。索隱曰：中山王得守藩之曰：兄

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

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

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

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踈。其言甚雄壯。詞切而

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龍曰

觀聞樂對。知王非徒好酒色者。亦子哀王昌立。一年

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

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

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酌酌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致詢節釋名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所云也

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

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

故王甲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藉小舉手

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立二十七年

疾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八年

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為長沙王服

日勳音拘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諡繆王齊有幸臣

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諡法傷人蔽賢曰繆距亡王因禽其宗族罪怨王

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

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

也除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

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

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宛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

戰守備李巡註爾雅金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

木反。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

此寄於上最親。徐廣曰。武帝母。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

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各賢。母無寵。少子各慶。

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

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

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

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一本作承之。六安王慶以元狩

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

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

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

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

長男悅。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悅以毋無

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

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又云。妬女為媚。輒

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

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索隱曰。按是張騫。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

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有司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

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見姁子孫於

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于王也得自除

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

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

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

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陳仁子曰
皇帝之待
五王奪之
權者乃全
之也下是
可見漢初
之無制矣

索隱述贊
茅軸屬于
早薨河間
儒服餘好
宮苑端事
雖逐江
都有十中
山禔福長
沙地小膠
東造鐵仁
賢者代情
亂者族兒
姁四王分
封為六

史記卷之六十一
三王世家

賈誼曰：漢興，木料以故，四王公法，高六步，
勝林，山，野，狐，身，小，中，步，幾，
若，師，利，
...

史記卷之六十一

徐孚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姓霍，○孚遠曰：大司馬三公也，故為主議。

昧死再拜

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
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
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
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

重份曰：三王之封，謂制秦請，皆耐雅深，婉上下，皆得體矣。太史公特稱其文詞，爛然不虛哉。

史記

卷六十一 三王世家

史記

卷六十一

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

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

位。案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犬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

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

書令。孚遠曰。三公為奏。草尚書令。受奏章。即後世尚書省也。奏未央宮。制曰。下

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

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下。御史書。名其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

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

太常臣充。索隱曰。大行令臣息。索隱曰。太子少傅臣

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

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

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

郵。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

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

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

日。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

史記

卷六十一 三王世家

二

丁曰。按此即今。遺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史公。因錄之以。體不。共繁也。

此即今都。身會議之。起。

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茲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承習教義也，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

侯齊
下增
人

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茲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索隱曰：蕭何諡

史記

卷六

十一 三王世家

三

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褒厲羣臣平津侯等。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塵也。索隱曰：公孫弘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

之封平津侯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

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

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

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

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

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賢不

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

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

大夫臣湯、昧、歾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

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歾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

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

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仰未成。家以列侯可。

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

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可見當
時君臣之
間批答甚
速不似近
代累旬而
後報也。
楊慎曰：高
山仰之，景
行嚮之，引
詩文小異，
或所見異
辭大抵莫
人引經不
允如此。
按此又
增入臣
慶。

董份曰言康叔伯禽初未成人見三王當封言康叔伯禽後有動伐見封之得宜

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

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

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

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皆因時而序尊卑高

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

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緹縵而立

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

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

內懷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

西濊月氏

正義曰濊音臻

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械之費

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

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

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

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

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

臣曰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

字遠曰奏留中不下者事將行有次第也故復具疏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

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
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
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
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
其術。或諱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
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
之玄孫鄼侯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
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

按此增
臣壽
文二十
六八

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
曰。地
圖。輿。與。地。圖。疑。自。古
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
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
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
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
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
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
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
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
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系中曰。讀
此。此。漢。之
此。此。漢。之
此。此。漢。之

所為疏請
式例如登

陳仁子曰

書稱誥命

所以可傳

萬世者雖

以其詞亦

以其人武

帝子凡五

齊王燕王

廣陵王三

子同日受

封今讀其

策命詞語

甲以風土

之宜教以

輔佐之義

言溫厚

直有成周

訓誥風度

雖此語號

余文章深

然可觀者

通其光也

史記

卷六十一

六十一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

齊王曰於戲小子闕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受

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

索隱曰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

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予常人

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

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懋不臧

乃凶子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

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

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

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

一作毗韋邪云毗畏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于夫

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如淳曰

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假

度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卽昆

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葷粥徒

非軍將葷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史記卷六十一 三王世家

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毋作怨，毋

德。索隱曰，蘇林云，棄廢也，本亦作毋乃廢備。索隱曰，

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索隱曰，韋昭云，士

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正謂此也。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

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

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遷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闕。索隱曰，五湖者，

洞庭，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壇，謂三代要服

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

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維法維則，書

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

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

帝有光曰：三王世家，此策又可

見太史公
三三後事
禮遂謂求
其世家不
可得也序
亦云三子
之王文詞
可觀可知
而載其文
辭也
茅坤三類
編以爲體

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扼。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且社惟玄。宵人不通。葷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

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王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闕。闕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入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過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

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闕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歿。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

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
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考先也。考
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
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
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
不讐。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
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
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連史

賢王。昭然獨見。誠齊王以以內。誠燕王以無作怨。
無侂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
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
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
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侂好佚。無邇宵人。
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
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
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
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

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羸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

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燒墉，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

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輦粥徒
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
以怨望也。無儼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
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
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
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
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
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
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

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

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

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且早封在外。實合有
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
不使胥且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
得洵弋子當陽。斯寔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
大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
人臣之職。亦當使燕諭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

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

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

二人偕往。使燕風諭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

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
到燕各異
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

聖份曰按
宗正主屬
藉故辨正
王以宗系
之事御史
士法法故

按王發
之罪滿
意通儒術
故曉發以
其罪

史記

卷六十一

三

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
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
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
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
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
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雅
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
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
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大

中大夫是也。周公輔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

能寬王。今昭帝幼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
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
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
自令身或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
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
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
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
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

史記

卷六十一 三王世家

七

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澣之。滌。謂洗也。○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且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卷終

史記卷之六十一

徐孚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入臣事。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亾。四十二篇。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

湯慎曰。按唐崇老教。參取老子。苦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匡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

法意流為

申韓太史

公敘述自

有深意豈

宜妄為軒

輒今以伯

夷傳居首

為一卷次

以管晏為

一卷次以

老莊申韓

為一卷以

復大史公

之舊云

葛洪曰伯

夷首列傳

以為善而

無報也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

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莊子

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

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

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

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

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

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

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

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

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

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

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

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

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問莊其文辭不少概

見何哉索隱曰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

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竟睹軼詩可異

焉索隱曰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其傳曰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

按堯讓
許由蓋
莊周寓
言眇天
下為不
足道耳

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支辭不

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伯善養老益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益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東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繁也○正義曰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苳蔓生其味亦如小苳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遂餓死

伯夷列傳

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

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

耶，亦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得尼獨

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索隱曰：厭言

者之所餐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糲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正義曰：按跖者黃帝時大

下大盜，故世倣古號之盜跖。肝人之肉。索隱曰：莊子云：跖方休卒

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恣睢謂恣

貌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

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

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

至近世，操行不執，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

靈晉獻齊襄之此皆是。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

暗若，不飲盜泉，裹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路鮑焦等是也。時然後

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

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

重份曰：太史公寓言為李陵遭刑之意。

余甚感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正義曰：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

的言是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儻也。故云儻也。

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凋，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

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

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情潔者乃彰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

哉。曰：重謂盜跖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

無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然不已，亦是疾沒

不稱焉。賈子曰：然故太。衆公引而辨之也。貪夫徇

財，正義曰：增云：已烈士徇名，夸者索隱曰：馮者恃也。言衆庶死權。索隱曰：言貪

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言衆庶同

明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兩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

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虎嘯而谷風興。聖人作而萬物

覩。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

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測，悲夫。正義曰：趨音趨，舍音

之故益顯。

可尋處得
之請者必
欲強令文
成相屬，則
失之矣。

童份曰：太
史公言伯
夷叔齊不
能無怨，惟
得孔子言
之故益顯。

若由光義
至高而不
少概見故

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
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
閭巷之人

後世無謂
是以以
行立名者

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必附青雲
之士也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處盜且
聚群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開
彼素士不
附青雲

聖人

聖人

同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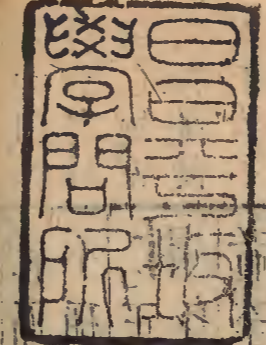
東

東

同

同

同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signs of age and wear, with some faint traces of text or markings.]

